目　　录

蔡楚生生平简介……（1）

蔡楚生遗作录……（3）

歌　词：

月光光（影片《迷途的羔羊》插曲）……（3）

南海潮（影片《南海潮》插曲）……（4）

大地颂歌……（5）

日　记：

返乡日记（摘登）……（6）

题词及书画手迹：

祝贺日本进步剧团“前进座”成立三十周年题词手迹……（插页）

题赠广东省潮剧团首次赴京演出手迹……（插页）

“锦华斋”（题书门楼石匾）……（插页）

竹（中国画）……（插页）

蔡楚生……霍凤仁　艾　静（23）

他深深地植根在人民之中……蔡洪声（34）

海棠院的回忆……唐家仁（42）

中国“大众电影派”的杰出代表

——忆蔡楚生及其影片……王云缦（45）

他奋斗了一生

——深切悼念我的爸爸蔡楚生……蔡晓云（5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怀念舅父蔡楚生……郭奕耀（56）
忆念敬爱的二叔父……蔡明善（60）
青少年时期的蔡楚生……林湘雄　黄更生（63）
潮剧艺人的良师益友……陈景明（69）
蔡楚生初涉影坛……谢锡全（75）
蔡楚生的家乡神仙里……蔡业海（78）
蔡楚生轶事三则……林　啸　丹　青（80）
在影坛巨匠的家乡
——《电影艺术大师蔡楚生》拍摄散记
……陈景明　蔡鸿志（84）

莫蔡楚生大师……张海鸥（89）
蔡楚生铜像归立故里歌……陈创义（90）
怀念电影艺术大师蔡楚生……林升民（91）
诉衷情
——怀念蔡楚生先生……林仲伟（93）
“奋斗”世永承
——怀念蔡楚生先师……林炳光（94）
颂蔡老……林　越（95）
平生“奋斗”求兴国
——纪念艺术大师蔡楚生同志逝世廿周年
……周昭文（96）

编　后　记……编　者（98）

照　片……（插页）

蔡楚生生平简介

〔蔡楚生〕（1906—1968）著名电影艺术家，电影活动家。广东省潮阳县人，生于上海。后随家人返回原籍，读私塾并从事农田劳动。十二岁时进汕头市一家商店当学徒。后参加店员工会，担任工会宣传工作，并参加戏剧演出活动。一九二七年到上海，先后在几家影片公司做过临时演员、剧务、场记、置景，后做副导演、导演。一九二九年入明星公司，做郑正秋的副导演至一九三一年。其间协助郑正秋拍摄过《战地小同胞》、《碎琴楼》、《桃花湖》（前后集）、《红泪影》及《杀人的小姐》等影片，并在其中扮演过角色。一九三一年加入联华影业公司二厂，正式担任编导。次年完成他最早的三部影片《共赴国难》、《南国之春》及《粉红色的梦》。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电影文化协会。同年编导的《都会的早晨》，标志着他艺术思想的重大转变，显示了他的导演艺术才能。一九三四年编导《渔光曲》，轰动影坛，创造了中国影片连映八十四天的最高纪录。次年二月，该片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电影节，获荣誉奖，成为我国第一部获国际荣誉的优秀影片。这一时期，他还拍摄过《新女性》，编写过电影文学剧本《飞花树》。一九三六年完成表现流浪儿生活的《迷途的羔羊》。同年，还与欧阳予倩、孙瑜、李萍倩等共同发起，成立了上海电影救国会。一九三七年拍摄过短片《小五义》及《王老五》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电影界工作人协会等组织，并被选为理事和常务理事。同年十一月赴香港，继续开

展抗战电影工作，曾与司徒慧敏合编过粤语片《血溅宝山城》及《游击进行曲》等。一九三九年编导了《孤岛天堂》。同时还创作了表现南海渔民在海上与敌人作生死斗争的电影剧本《南海风云》的初稿。一九四〇年编导了《前程万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辗转到桂林，再到重庆。一九四六年回到上海，组织联华影艺社，后并入昆仑影业公司。一九四七年与郑君里联合编导了优秀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分《八年离乱》和《天亮前后》两集）。此后又创作过剧本《西湖春晓》。一九四八年转移到香港。次年到北京，出席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解放后，他主要从事电影事业的领导工作，历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电影局副局长，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主席，中国影协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并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一九五二年曾到布拉格、哥特瓦尔德等地参加捷克人民电影节。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曾率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苏联、瑞士、法国、英国、南斯拉夫、意大利等国。一九六三年，他与陈残云、王为一合作，共同编导完成故事片《南海潮》上集《渔乡儿女斗争史》，获得好评。还与人合著电影理论专著《论电影剧本创作的特征》。“文化大革命”中，被残酷迫害致死。他是我国电影界久负盛名的艺术家，以其丰硕的电影艺术创作成果和辛勤的电影艺术组织活动，为中国电影艺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所导演的影片具有情节曲折、故事生动、描写细腻、层次分明的特点，手法多样，雅俗共赏，独具魅力。

（原载《中国艺术家辞典》）

蔡楚生遗作录

月光光

月光光，照村庄，
　　村庄破落炊无粮，
　　租税重重稻麦荒。
月圆圆，照篱边，
　　篱边狗吠不能眠，
　　饥寒交迫泪涟涟。
月朗朗，照池塘，
　　池塘水干种田难，
　　他乡流落荒道旁。
月亮亮，照他乡，
　　他乡儿郎望断肠，
　　何时归去插新秧？
月依依，照河堤，
　　河堤水决如山移，
　　家家冲散死别离！
月黯黯，照荒场，
　　荒场尸骨白如霜，
　　又听战鼓起四方！

月凉凉，照羔羊，
　　羔羊迷途受灾殃，
　　天涯何处觅爹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月明明，照天心，
　　天心不知儿飘零，
　　风吹雨打任欺凌！
月微微，照海水，
　　海水奔流永不回，
　　苦儿无家不得归。
月凄凄，照破衣，
　　破衣单薄碎离离，
　　冻死路旁无人理！
月茫茫，照高房，
　　高房欢笑如疯狂，
　　苦儿饥饿正彷徨！
月惨惨，照海滩，
　　海滩无人夜漫漫，
　　苦儿血泪已流干！

（1936年影片《迷途的羔羊》插曲）

南　海　潮

天涯呀，南海边，
浪花涌，红日圆，
大海石成群，
椰树林参天，
渔船靠山山靠水，
水陆兄弟心相连。

（1962年，影片《南海潮》插曲）

——以上蔡洪声供稿

大地颂歌

时光的奔腾
生命的洪流
浩浩瀚瀚
万世千秋
与伟大的自然同参
创造了庄严的宇宙

阳光爱抚着大地
白云映照着河洲
青山隐隐
绿水悠悠
先民艰辛的垦拓
遗爱于载长留

我丰饶的原野呵
你是造物绚烂的锦绣
你生发着红艳的春花
陌头摇曳着杨柳
你如兰的细草
喂养着羊牛
你稻麦的浪潮
绿遍了田畴
你四季供献五谷
想着万万生灵的需求

大地的儿女
是亲爱的朋友
继往开来
共济同舟
扫除人间的罪恶
扑灭战争的祸首
奔向光辉的民主大道
缔造自由平等的新神州

（1943年元旦作于桂林）

——韦　布供稿

返乡日记（摘登）

（1938年2月3日至4月1日）

二月三日

十二时抵汕，上岸由脚伕捎行李赴店。（注一）全市寂寞如入无人之境，盖正值敌机又来轰炸，且在新年也。

淑利及阿东（注二）在店，彼两人已高大至不能令我再识；父亲（注三）略苍老，但精神尚佳。

与淑利至东江影片公司向林学勤君取鸿明兄三百元，其招待颇殷，可感也。既出，赴怀安街洽记行访世雄兄，及应时兄之七叔，稍谈即返店中。

欧华祺兄来访，乃同往其光华公司，适日机又来，警报骤作，市民奔逃者甚慌张，我则毫不置意。

晚与欧兄观剧于某剧场，为老三正顺之《骊姬祸国》，颇可促人瞌睡。

分别致书怡、六、敏、廖。（注四）

〔注一〕即纶章百货批发店，在汕头市万安街，为蔡之父与郭熙圃合作经营。

〔注二〕蔡之堂弟蔡淑利，三弟蔡东，字茂和，号鲁生。

〔注三〕蔡纯甫（1882——1942）

〔注四〕苏怡、谭友六、司徒慧敏、廖鸿明，电影界朋友，当时均在香港。

二月四日

今日为农历戊寅年元月之初五。

晨七时，与父亲、三弟由挑夫挑行李，赴码头搭船返乡。船约八时余将行，忽闻空袭警报，无经验者乃大起恐慌。

途中见日机在和平桥上盘旋，乃停于岸边暂避，机去船再行。

七年未见之故里仍如旧状。家人及邻居见我至，皆大欢喜，前来问候者甚多。母亲（注一）精神甚健，可慰。允明、甲余、再余、淑明、碧珠（注二）均已长大成人。梦兰十二岁，彼四岁我即赴沪；海棠（注三）——妻（注四）怀之我即出门，故至今始见面。但见其面目清秀。

夜与母亲谈至十时始返睡，妻无一言怨我，可感也。

〔注一〕郑清修（1885——1953）

〔注二〕蔡允明，字茂照，号慧生，蔡之四弟，1942年卒于香港；蔡甲余（明善），蔡之兄弟蔡庸之子；蔡再余，明善之弟，抗战时期病故；蔡淑明，蔡之堂弟；蔡碧珠，淑明之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注三〕现名海云，蔡之次女。

〔注四〕林银菊，又名黛红（1906——1986）

二月五日

上午在国波祖叔处谈天——老人为等我返故里而推迟赴南洋，曾以信促我，今见我至，甚为欢悦。

下午与子春弟（注一）过溪赴新墟访翼山叔，谈至六时始返。

〔注一〕蔡子春，蔡之堂弟，伯父之子。

二月七日

得父来信，犹以我之面庞较白是敷粉以图掩饰为责，是真不知所云者，诸弟及侄均为此而哄堂。

夜为诸弟侄及二女讲牛鼻子之漫画，我频加以滑稽穿插，群为大笑——彼等多尚未知漫画者。

二月八日

教诸弟、侄唱歌。有“王老五”、“莲花落”（注一）等。

夜作日记至一时，忽闻狗吠声大作，乃登屋顶视之，见赴渡船码头路上有一火光，大约为村中人外出者，故即下。

〔注一〕“王老五”为蔡1937年编导的同名影片的插曲；“新莲花落”为蔡1936年编导的影片《迷途的羔羊》的插曲，两歌均由著名音乐家任光（1900——1941）作曲。

二月九日

拟于晚间为国波祖叔饯行，嘱允明与再余赴玉峡购菜物

——此间购菜物最少须赴旗北咸谷饶、玉峡，行数里或数十里，不便甚矣。

买来的纸烟为老刀牌，此物销售中国农村中已达数十年，英国经济侵略之普遍，于此可见一斑。

抽纸烟之习惯，我自一九二八年在明星与郑正秋先生（注一）摄《桃花湖》时，因工作日达二十余小时，故非以此刺激不可，后遂不可戒，至今已将十年，虽数拟加戒除，但卒无效！

晚请周波祖叔吃饭，同席有母亲、允明、甲余、再余、梦兰、海棠，颇尽天伦之乐。惜以多例，甲余之母，梦兰之母均不能参加，似为美中不足。

夜闻婆述乡里怪闻数则，特简录之：

（一）春水、春湖之父灶伯，春湖嫌其夜半出索茶水，将其锁在祠堂右库房中焚毙。生子若此，惨何可言！

（二）永婶以贫不聊生，竟货其幼子，被人作生祭。我闻之，毛骨悚然。

（三）炎婶外出行乞。

（四）婶（注二）常借故或无故吵闹，致家庭中鸡犬不宁。深为遗憾。

〔注一〕郑正秋（1888——1935）广东潮阳县成田镇上盐汀人，我国早期著名的电影艺术家，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创建人之一。是蔡学习电影艺术的第一位良师。

〔注二〕蔡的叔父蔡晶之后妻，淑明、碧珠之母。

二月十日

午前，山港舅来探视，请周波祖叔同进餐。傍晚山港舅辞去，我送至渡船头，他嘱我十五日走访，因恐其太铺张，

故未与约定日期。

二月十一日

为振隆叔书四屏幅，并另书其他条幅，共得十五件。

二月十二日

上午与允明、甲余赴铜盂看三妹（注一）。至铜盂，晤十余年未见之老五叔，为其谈抗战概况达一时余。

三妹仍无老状，见我等甚欢悦，彼已有三男一女，幼子尚在襁褓中。谈一时余出。

偕文澜（注二）在中兴街购宣纸等。傍晚有微雨，故返时天已漆黑，三人衣履微湿。

〔注一〕蔡娥（1907——）

〔注二〕郭文澜（大章），蔡之妹夫，已故。

二月十三日

因弟侄辈多未经世故者，故随手为书经验谈若干条，留为彼阅看。

草致应时兄（注一）函。

〔注一〕郑应时，三十年代曾为电影导演。

二月十四日

晨起，即挥笔书就屏条四幅，赠广生翼山叔。午饭前应国波祖叔之招，与允明、甲余一同过溪，赴老祖祠，所见与前一无异状，惟今年灯枝超过往年，多达一百四十余盏。

在祠中遇涤通及琴生，相偕至六房阿七老叔处，谈约一小时返。

二月十五日

上午写三帖：一致岳父母；一备赠物（洋十元，茶食两对）；一致大舅，附两元及茶色一对。诸事既备，遂坐轿迳趋山港。因天雨，故沿灰路而行，约一时余抵达。

岳父精神甚健；岳母因常受气哭泣，致双目失明。四位妻舅均已娶妻生子。三舅赴暹罗，闻妻言，彼为赌输千余元而远逃者。

诸人见我等至均甚欢悦，纵谈甚洽。我将近所书之条幅奉赠。

中午餐于右边后厅，备菜十八色及一煖锅。同座有三位妻舅及二亲族。

此间礼节，手续至繁，凡作新子婿者，均视为畏途。

二月十八日

为翼山叔书中堂及对联。另书赠甲余及允明甚多。

夜大寨演灯戏，闻均为老套，故未前往。

二月十九日

天雨连绵，在楼上写字。

晚间，銮姑以素斋为祖叔饯行，我与母亲、允明、甲余、淑明均陪末座。同座者还有蹻嫂祖婶，和玉叔及锡宜叔之岳母。菜可口，至多且丰盈。

二月二十日

与允明、甲余、再余，送国波祖叔及和玉叔、穆清嫂，木莉婶等赴溪西码头，天虽微雨，但我等皆歌唱至乐。

返时雨大，淋漓尽致。至家知母冒雨往旗北墟买柑寄上海，大为不安，乃嘱再余往接。

草七函分致：汉口　君里（注一），香港　苏怡，香港　友六、慧敏，汉口　王士珍、舒绣文，上海　高季琳（注二），上海　赵英才，广州　陈辅国（注三）。

〔注一〕即郑君里。

〔注二〕即柯灵。

〔注三〕蔡之旧识，当时为广州国华胶厂主持人。

二月二十一日

今年拟令海棠入学，故偕梦兰、海棠及素琴(祖叔之女)至老祖祠为彼选书桌。书桌多已破烂不堪，计选出四张，嘱木匠修理。

下午为梦兰、海棠洗书桌及椅，拟令置楼上，俾日常可事写作。

二月二十二日

……有人敲锣云，后备队于今日下午一时往大寨拈阄，凡十九岁至三十五岁者，均须当役。母亲因恐我亦须前往，故于午前往大河叔处，言明我为“出外者”，将不往拈阄。

二月二十三日

闻后备队新乡之拈中者为春湖，全神仙里共十六人。彼因一家衣食均靠其耕作，故甚忧烦。

二月二十四日

今日为旧历正月二十五日，多例于此时开学，晨偕梦

兰、海棠、素琴赴老祖祠报名并开学。因校长新病未痊，今日仅报名而已。

与达芝老叔、奕舆叔相谈多时，此二人均为校中主持人，达芝为董事长，奕舆为教员。

晚因宴请校中教员，应邀赴陪席。至老祖祠，人尚未到齐，因纵谈时局。五时余入席，共三桌，十九人。

二月二十七日

整日在楼上整理日记。

夜于厝包厅中，灯火通明，酒食毕具，与母亲、允明、再余、梦兰、海棠、嫂、黛红、扁头共九人，饮啖至乐。所费仅二元左右，其便宜较港沪不可以道里计。

二月二十八日

下午书经验谈，但卒不果。睹四弟、明丰、茂礼（注一）于厝包天井中滚钱，乃觉技痒，因加入大战，最初兴致甚佳，故连战皆捷。旋觉兴趣索然，遂入败北，久之且头胀脑昏，一败至不可收拾。因悟此“邪事”之不好玩，非力戒绝，必至费时失业。而少时每玩此即入“胶着状态”，至不能息手，殊为无聊已极！

潮阳县舅妗来访，时我等滚钱未休，乃大为狼狈。彼携来赠我者有鹿仔鱼、带鱼、柑饼、柚皮等，何其丰也！

夜与四弟谈过去加入电影界之经历。

〔注一〕蔡茂礼即淑明。

三月一日

下午春气困人，颇有昏然欲睡之态，不意老四与茂礼又

于睡榻之旁大演其滚钱把戏，我乃出而干涉，犹示强项，孺子真不可教乎？

三月二日

上午，我将经验谈重写一遍，为着将那严肃的气味减少一点，所以将题名改为“哆罗经”，一直写到十二点多，忽闻銮姑来借黄历，说是国波祖叔又生一个男孩，他已经是六十六岁的老翁了，还是老当益壮。

下午子春弟来，他告诉我明天将赴汕，或者还要到上海去，我托他将我放在上海的一些唱片带回来，他因还未决定去否，所以答话在两可之间。

写字，由允明按纸，彼对我每撇之倒勾颇感兴趣，故已能效颦，但我则警告其作书必本自己“伟大之气度”与“洒落之胸襟”写出，方能有所成就。

三月三日

大嫂与妻赴灵山参佛，逾午始返，并为我求得“灵签”二道，我视之乃为忍俊不禁，向其发破除迷信之高论。既不能将彼等说服，则亦唯有听之而已。彼等之“愚诚”，我以笑付之。母亲且为我述一故事，谓数年前，我因久未寄家书，致累彼等向老天爷左拜右拜，卒不能得一“灵签”云云，我乃为之惭愧不已。

下午引纸作书，将晚忽发觉纸已告罄，而待书之件尚多，而我即将赴港。于焦灼中力促四弟赴铜盂续购纸张。暮色已弥漫大地，四弟始姗姗携纸返家，我心既愧且慰。

三月四日

竟日作书，计三十余件。及晚，头脑昏然，此被乡人视为轻工作者；亦自有其不易之处也。

与四弟遵母亲嘱，锯去厝包假山上之三榕树，移植于埕门外埕仔旁。

三月五日

下午忽暴风突起，黑云密布，少顷大雨倾盆，势不可挡。我书就厝包厅者外，又书“孑畴塔影楼”五字，并附以短序。

炎叔来，携来汕头父亲寄来之裱好的屏条，并有茶叶、米粉等。

三月七日

炎叔赴汕，将今日所书之大厅用中堂及对联等一并托其带去，共十六件，洋洋乎大观。

近日所书达百件，除废去者外，仍有六七十件可用。夜在楼上整理书籍。

三月八日

母亲见我等颇“疲”，乃出洋参令妻煮，以“补”我等，入夜并以分饮梦兰、海棠，因彼二人之体格也不甚健也。

妻晚忽自垂泪，因日间我曾言后日将赴港，彼颇忧悒也。夜数为妻解释，彼始止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